

阳明先生年谱

王先生守仁，字伯安，其先晋右军将军羲之之后，世居山阴。

至二十三世，迪功郎寿徙余姚。国初有纲者，官广东参议，死苗难。其子彦达以羊革裹尸归，御史郭纯上其事，庙祀纲于增城，纲盖先生之六世祖也。

高祖与准，永乐间举遗逸，不起，号“遁石翁”。

曾祖世杰，以明经贡入太学，号“槐里子”。

祖天叙，号竹轩，封翰林院修撰。自槐里子以下，两世皆赠嘉议大夫、礼部右侍郎，加赠新建伯。父华，号“龙山”，由进士及第第一人，仕至南京吏部尚书，封新建伯。龙山念山阴佳山水，又为先世故居，复自余姚徙越城之光相坊。

先生因筑室阳明洞，距越城东南二十里，故学者称为“阳明先生”。

1472 年

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，先生生。

先生在娠十四月。生之夕，祖母岑^{cén}梦神人绯玉，自云中鼓吹送儿来，惊寤^{wù}，已闻啼声。竹轩翁因名先生“云”。而乡人遂指所生楼曰“瑞云楼”。

1476 年

十二年丙申，先生五岁。

犹不言。有神僧过而目之曰：“好个孩儿，可惜名字道破。”

竹轩翁更以今名，曰“守仁”，即能言。

尝暗自诵翁所读书，翁讶问之，曰：“向闻祖读时，已默记矣。”

1481 年

十七年辛丑，先生十岁。

龙山公举进士。

1482 年

十八年壬寅，先生十一岁。

竹轩翁因龙山公迎养，携先生如京师，过登金山，与客赋诗，未就。先生从旁占一绝。客大惊，复命赋蔽月山。先生又随口占一绝（诗在集中）。

明年，就塾师于邸中。一日，与同学生走长安街，遇相者，

曰：“吾为尔相。尔须拂领，入圣境。须至上丹台，结圣胎。须至下丹台，圣果圆。”

先生感其言，归问师曰：“何为第一等事？”

师曰：“读书登第。”

先生曰：“恐未是，当读书做圣人耳。”

1484 年

二十年甲辰，先生十三岁。

太夫人郑氏卒。

1486 年

二十二年丙午，先生十五岁。

时石英、王勇乱畿内，石和尚、刘千金乱秦中。先生间行出居庸关，逐胡儿骑射，遍询夷落所以备

御之策，经月始返。夜梦谒汉马将军援庙，赋诗一律（诗在集中）。

先生感慨时事，屡欲上书于朝，龙山公格而止之。

1488 年

弘治元年戊申，先生十七岁。

七月，自京师亲迎夫人诸氏于洪都。时诸公养和为江西参议，先生就委禽焉。合巹日偶行入铁柱宫，

见道士踟趺，即而叩之，相与对坐忘归，诸公遣人遍索不得。明日，先生始还。

署中有纸数篋，先生日学书皆尽，书法大进。

先生尝曰：“

吾始模古帖，止得字形。后凝神静虑，拟形于心，久之，始通其法。

及读明道(程颢)书曰：‘吾作字甚敬，非要字好，只此是学。’既非要字好，又何学也？

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，此心精明，字好亦在其中矣。”

后与学者论格物，多举此为证。

1489 年

二年己酉，先生十八岁。

十二月，以夫人诸氏归余姚，舟过广信谒娄一斋谅，语格物之学。先生甚喜，以谓圣人必可学而至也。

后遍读考亭(朱熹)遗书，思诸儒谓众物有表里精粗，一草一木皆具至理。

因见竹，取而格之，沉思不得，遂被疾。(格竹)

1492 年

五年壬子，先生廿一岁。

秋，举于乡。时闹中夜半见有二巨人者衣^{fei}绿^ü，东西立，大言曰：“三人好作事。”

已而，先生与孙中丞^{sui}燧、胡尚书世宁同举。

及宸濠之变，胡发其奸，孙死其难，先生平之。

1493 年

六年癸丑，先生二十二岁。

春试，南宫落第。宰相李西涯素器先生，戏曰：“待汝作来科状元，试为《来科状元赋》。”先生^{nian}拈笔而就。

有忌者曰：“此子取上第，目中无我辈矣。”

及丙辰春试，竟为忌者所抑。同舍有以不第为耻者，先生笑曰：“汝以不得第为耻，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。”

1497 年

十年丁巳，先生二十六岁。

寓京师。时边烽甚急，诏举将才，无以应。先生因精究兵法，每遇宾饮，聚果核，列阵势为戏。

1498 年

十一年戊午，先生二十七岁。

读考亭(朱熹)《上光宗疏》，有曰：“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，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。”乃悔前日用力虽勤而无所获得者，欲速故也。因循序以求之。然物理吾心，终判为二，沉郁既久，旧疾复作。闻道士谈养生之说而悦焉。

1499 年

十二年己未，先生二十八岁。

春，举南宫第二人，赐二甲进士第七人，观政工部。

先生为诸生时，尝梦威宁伯王越遗以弓剑。是秋，奉命督造威宁坟，馭役夫以什伍法，休食以时，

暇则驱演“八阵图”。事竣，威宁家谢以金帛，不受。出威宁^{su}夙所佩剑以赠，受之，梦故也。时星变，下诏求言，又鞞^{su}虏猖獗，先生疏论《边务八事》。

1500 年

十三年庚申，先生二十九岁。
授刑部云南司主事。

1501 年

十四年辛酉，先生三十岁。

奉命^{yàn}谪狱江北。暇日游九华山，见道者蔡蓬头，问以仙术。蔡曰：“尚未。”有顷，先生屏左右，再拜请问。蔡曰：“尚未。”问至三。蔡曰：“汝礼虽隆，终不忘官相。”大笑而别。

地藏洞有异人，坐卧松毛，不火食，先生历岩险访之。值其睡，先生默坐，良久方醒。问以第一义谛，不答。徐曰：“周濂溪(周敦颐)、程明道(程颢)，你儒家两个好秀才也。”语毕复睡。先生归。明日再往，不复见矣。

1502 年

十五年壬戌，先生三十一岁。

八月，予告归越。筑室阳明洞，行道引术。友人王思舆等来访，先生命仆迎之，且历语其来迹，似先知者。众惊异，以为得道。

久之，先生悟曰：“此^{bō}簸弄精魄，非道也。”遂屏去其术。欲离家远遁，念祖母岑与龙山公在。一日悟曰：“此念生于孩提，此念亡，是断灭种姓矣。”乃移居西湖，往来南屏、虎跑间。有僧禅坐三年，不语不视，先生喝曰：“这和尚，终日口巴巴说什么？终日眼睁睁看什么？”僧惊起。先生问其家，对曰：“有母在。”

曰：“起念否？”

对曰：“不能不起念。”

先生即指爱亲本性喻之，僧涕泣拜谢，^{qiè}挈钵而归。

1504 年

十七年甲子，先生三十三岁。

秋，主考山东乡试，试录皆先生笔也。

九月，改兵部武选司主事。

1505 年

十八年乙丑，先生三十四岁。

是年，识湛甘泉(湛若水，字元明，号甘泉)若水，与盟，讲明圣学，门人始进。

1506 年

正德元年丙寅，先生三十五岁。

时奄瑾擅政，南京科道戴铣^{xiǎn}、薄彦徽等皆下狱。

二月，先生抗疏救之。触瑾，矫旨廷杖四十，谪贵州龙场驿驿丞。

1507 年

二年丁卯，先生三十六岁。

夏，赴谪至钱塘，瑾遣人阴迹先生。先生惧，佯为自沉于江，密附商船往舟山，飓风一夕，飘堕闽界。

比登岸，山行数十里，夜叩野寺，不纳。又趋野庙，倚香案卧，盖虎穴也。夜半，虎但绕廊吼，不敢入。

黎明，寺僧来庙所，意先生必啖于虎，将收其橐。此寺僧盖素借虎以御客者。见先生方睡醒，惊曰：“非常人也。”邀至其寺，则向与先生跌坐于铁柱宫之道士在焉。

道士笑出袖中诗相示，有“二十年前曾见君，今来消息我先闻”之句。因问先生：“尔欲安往？万一瑾怒，逮尔父，诬尔北走胡，南走粤，奈何？”先生愕然。

卦之，得“明夷”，乃决策返。

别道士，留诗壁间（诗在集中）。

遂取间道，由武夷归，涉鄱阳，往省龙山公于建业。

以十二月赴龙场驿。

时先生妹婿徐爱因先生将赴龙场，纳贖^{zhì}北面，奋然有志于学。

1508 年

三年戊辰，先生三十七岁。

春三月，至龙场驿。

龙场在贵州万山中，蛇虺^{huī}蝮^{qū}虫毕聚。

夷人^{qí}馱（jué）舌，不通语言，可与通语言者，仅中土亡命耳。

时瑾憾未释，先生自计得失荣辱俱忘，惟生死一念尚在，乃凿石椁以俟命焉。

会从者皆病，先生亲析薪取水，作糜饲之。

又为歌诗，调越曲，杂诙笑，以相解慰。

因沉思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，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不觉呼跃而起，从者皆惊。

始知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。默记五经之言证之，莫不吻合，著《五经臆说》。

夷人亦日来亲，见先生所栖卑湿，为构龙冈书院、寅宾堂、何陋轩、君子亭、玩易窝，以居先生。

思州守遣人侮先生，诸夷不平，殴之。

守怒，白于当道。

当道令先生诣谢，先生不可，致书复之，守闻自失。

水西安宣慰馈梁肉，给使令，重以金帛鞍马，先生俱不受。

始朝廷议设军卫于水西，兼筑城廓，既而止，然驿传尚存。安恶据其腹心，欲去之，以问先生。

先生遗书，申朝廷令甲威信，安心乃折。

有宋氏酋长曰阿贾、阿札者叛，宋氏作乱，先生复遗书讽喻安，安悚然，率所部平其难。

1509 年

四年己巳，先生三十八岁。

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先生主贵阳书院，身督诸生师先生。

是年，先生始论“知行合一”，其说具《语录》中。

1510 年

五年庚午，先生三十九岁。

由龙场驿丞升庐陵县知县。为政七月，不事威刑，选三老里正，谕民为善，多感化者。

冬十一月入觐，馆于兴隆寺。时黄宗贤（黄绾，号久庵，石龙）绾始见先生论学，先生喜，令与湛甘泉（湛若水，字元明，号甘泉）俱。

十二月，升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。

1511 年

六年辛未，先生四十岁。

正月，调吏部验封司主事。始论晦庵（朱熹）、象山（陆九渊）之学。有《答徐成之书》。时方献夫为

郎，位在先生上，敬执^{zhi}贽先生。

二月，为会试同考试官。十月，升文选司员外郎。

1512 年

七年壬申，先生四十一岁。

二月，升考功司郎中。

十二月，升南京太仆寺少卿，便道归省。

是年，徐爱以祁州守迁南工部郎，与先生同舟归越，论《大学》宗旨，详《语录》。

1513 年

八年癸酉，先生四十二岁。

冬十月，至滁州，日与门人遨游琅琊、灊（xiāng）泉间。月夕，环龙潭而坐者数百人，歌声振山谷，旧学之士日益至。

1514 年

九年甲戌，先生四十三岁。

四月，升南京鸿胪寺卿。

是年，始专以“致良知”训学者。

1515 年

十年乙亥，先生四十四岁。

立从弟守信子正宪为后。时先生与诸弟守俭、守文、守章，皆未举子故也。

八月，拟《谏迎佛疏》。近侍言西域有僧，能知三生事，胡人谓之活佛。遣宦者刘允乘传往迎。以珠琲（bèi）为幡幢，黄金为供赐，赀巨万，敕允往返以十年期，得便宜行事。请盐七万引，为行李费。辅臣杨廷和执奏，不听。先生拟书欲上，后止。

1516 年

十一年丙子，先生四十五岁。

九月，升都察院左佥都御史，巡抚南、赣、汀、漳等处，以兵部尚书王琼举也。王思舆语季本曰：“阳明此行，必立事功，吾触之不动矣。”

1517 年

十二年丁丑，先生四十六岁。

正月，至赣州。先经万安，有贼数百，沿途劫掠，商舟不敢进。先生令联商舰结为阵势，扬旗鸣鼓，若趋战者。贼惧，罗拜呼曰：“饥荒流民，乞求赈济。”先生令人谕之曰：“至赣后，即差官抚插，各安生理，毋作非为，自取戮灭。”贼皆散归。

先生入赣日，即选募民兵，行十家牌法。先是，赣人之在官府者，皆洞贼耳目，官府举动，贼必先闻。军门一老隶，作奸尤甚。先生知之，呼入密室，使自择生死。隶吐实，先生许以不死，试其言悉验。

先生以是尽得贼情矣。

二月，平漳寇。

四月，班师。

五月，立兵符，奏设平和县治于河头，移小溪巡简司于枋头。

六月，请疏通盐法。

九月，改提督南、赣、汀、漳等处军务，钦给旗牌，得便宜行事。先是，先生《申明赏罚疏》，以

旗牌便宜为请。有笑其迂者。独王公琼曰：“朝廷此等权柄，不与此等人，又将与谁？”复疏，得旨，悉从之。江西镇守太监毕真谋于近倖，请监其军。琼奏以为兵法最忌遥制，若使南、赣用兵必待谋于省城，镇守败矣。惟省城有警，则听南、赣策应可也。真谋乃寝。以平漳寇功，升俸一级，赏银二十两，文绮四端。

十月，平横水、桶冈诸寇，贼首谢志珊就擒。先生问之曰：“汝何得党类之众若此？”志珊曰：“亦不容易。平生见世上好汉，断不放过，必多方钩致之。或赴其难，或周其急，或逞其酒色嗜好，待其怀德，与之谋，无不应矣。”先生顾谓门人曰：“吾侪求友之切，亦当如是。”

十二月，班师。奏设崇义县治于横水，增茶寮隘^{liáo ài}，上堡、铅厂、长龙三巡简司。

1518 年

十三年戊寅，先生四十七岁。

三月，平大帽、浏头诸寇。

四月，班师。举酒以酬诸门人曰：“感诸君助我，以此相报。”

门人各瞿^{qū}然问故。先生曰：“

始吾登堂，赏罚军事，尝恐误，有愧诸君，不敢不慎。

及退对诸君，尚觉前之赏罚有未^{qiān}慊也。

直至登堂行事，与诸君相对时，此心恰恰如一始安。

此固诸君之所以助我矣。”

五月，奏设和平县治于和平峒，改和平巡简司于浏头。

六月，以平横水、桶冈功，升右副都御史，荫一子锦衣卫世袭百户。

七月，刻古本《大学》、刻《朱子晚年定论》。

十一月，再请疏通盐法。

1519 年

十四年己卯，先生四十八岁。

正月，以平三泖功，荫一子锦衣卫世袭副千户。

六月，奉敕勘处福建叛军。初九日，发赣州。

十五日，至丰城，闻宁王宸濠反，趋还吉安，起义师。濠遣兵追先生，先生以计得脱。

十九(日)，至吉安，上疏告变。虑贼党顺流窥建业，犯京师，两都仓卒无备，思以计诿濠，使迟留旬月不出，乃万全。于是
伪为两广军门机密火牌，
伪为迎接京边官军公文，
伪为李士实、刘养正内应书，
伪为闵念四、凌十一投降状，令雷济、龙光先后设法，故闻于濠。
濠乃疑惧犹豫，其详具《反间遗事》中。

二十一日，再上疏告变，以叛党方炽，恐前疏不得达也。同日，又疏乞省葬。

七月初五日，疏上宸濠谤讪檄榜。

十三日，率伍文定等义师发吉安。

十五日，大会于樟树，遣奉新县知县刘守绪，袭破濠伏兵于新旧坟厂。

十九日，发市汊。

二十日，拔南昌。

二十四日，与贼战于鄱阳湖之黄家渡。

二十五日，战于八字脑。

二十六日，获濠于樵舍，江西平，而朝廷不知也。

当是时，始以南京都御史李克嗣飞章告急，集廷臣会议。

廷臣犹观望，不敢斥言濠反，

独兵部尚书王琼曰：“竖子素行不义，今仓卒举乱，不足虑。王守仁据上游蹶之，成擒必矣。”

但故事不得不命将，乃疏请下诏，削濠属籍，正贼名，请命将出师，趋南都，

命南和伯方寿祥防江，都御史俞谏率兵翊南都，王守仁率南、赣兵由临、吉，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由荆、瑞会南昌，李克嗣镇镇江，许廷光镇浙江，丛兰镇仪真，遏贼冲。

传檄江西诸路，但能倡义旅，擒反者封侯。

时群小导上亲征，有旨：“不必命将，朕当亲率六师，奉天征讨。”假威武大将军、镇国公行事。

命太监张永、张忠，安边伯许泰，都督刘晖率京边官军万余以从。

给事中祝续、御史张纶随军纪功。

八月十六日，上疏谏止亲征，是日再乞省葬。

九月十一日，发南昌，献俘入京师。

时忠、泰等上使人以威武大将军牌，取逆濠放还湖中，俟上亲与之战，而后获之以为功。

及先生行至广信，忠、泰又使人邀还江西。

先生不听，乘夜过玉山草坪驿。

适张永候于杭，先生见永，谓曰：“江西之民，久遭濠毒，既经大乱，继以旱灾，又加以京边官军供应，困苦不支，必逃聚山谷为乱。昔助濠，尚胁从耳，今为穷迫所激，奸党群起，天下将成土崩之势。公素委心朝廷，得无念耶？”

永曰：“然！吾之此出，为群小在侧，欲调护左右，以默辅圣躬，非为掩功来也。但皇上天性，顺其意犹可挽回万一，若逆之，徒激群小之怒，无救于天下之大计矣。”

先生信其无他，以濠付之，而称病居西湖净慈寺。

十一月返南昌，以奉敕巡抚江西也。

时忠、泰等在江西百计搜罗，续、纶又望风附会，肆为飞语。

先生既还，北军肆坐慢骂，或故冲导起衅。先生一不为动，愈待以礼，密令居人移家于乡，而以老羸应门。

将犒赏北军，忠、泰预禁其人，令勿受。

先生传示内外，谕北军离家苦楚，居民当敦主客之礼。

每出，遇北军丧，必停车唁慰，厚与之楮，嗟叹乃去。

久之，北军咸感。

会冬至节，先生令城市设酒脯以奠死于乱者，哭声昼夜不绝。

北军闻之，无不思家泣下。

忠、泰欲与先生较射，意先生不能，有以屈之。先生勉应，三发三中，北军在傍哄然，举手啧啧。

忠、泰大惧，曰：“我军皆附王都耶。”乃班师，还南都。

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上至南都。

1520年

十五年庚辰，先生四十九岁。

上在南都。忠、泰既憾先生，每矫旨召先生，而先生不赴。乃密谮于上云：“王守仁必反。”上问：“以何为验？”对曰：“试召之，必不来！”

正月有诏召先生，张永使幕士钱秉忠密以报。先生闻命趋至，忠、泰复拒之于芜湖。先生入九华山，宴坐草庵中。上阴遣人觐之，曰：“王守仁学道人也，安得反？”命还江西。

过开先寺，刻石于读书台曰：“正德己卯六月十四乙亥，宁藩濠以南昌叛，称兵向阙，破南康、九江，攻安庆，远近震动。七月十三辛亥，臣守仁以别郡之兵复南昌，宸濠擒，余党悉定。当此时，天子闻变赫怒，亲统六师临讨，遂俘宸濠以归。于赫皇威，神武不杀。如霆之震，靡击而折。神器有归，孰敢窥窃？天鉴于宸濠，式昭皇灵，嘉靖我邦国。”

盖世宗龙飞之兆征于此矣，岂先生能前知乎？

二月，观兵如九江。

三月，又疏乞省葬。

五月，江西大水，疏自劾。

六月，如赣。大阅士卒，教战法。江彬遣人来覘，人皆为先生惧。先生作《啾啾吟》解之曰：“东家老翁防虎患，虎夜入室衔其头。西家儿童不识虎，执杆驱虎如驱牛。”门人陈九川（惟濬，惟浚，号竹亭，后号明水）等复以为忧。先生曰：“吾昔在省城，处权竖枪锋剑芒间，吾心帖然。今公等何多虑也？”有言万安多武士，命参随往录之。谕曰：“但多臂力，不问武艺。”得三百人。龙光问：“宸濠既平，录此何为？”先生笑曰：“交趾有内难，出其不意捣之，亦一机会也。”盖是时上在南都，宸濠尚未伏法，而彬谋叵测，故有牛首夜惊之事，只畏先生，不敢动耳。先生之所以观兵九江，校士赣州，录万安武力者，其意旨皆以此，固难为众人道矣。

七月，重上《江西捷音疏》。时群党欲自献俘袭功。张永曰：“不可，昔我等未出京时，宸濠已擒，王都堂献俘北上，过玉山，渡钱塘，经人耳目，不可假也。”于是以大将军钧帖，令先生重上捷音。先生乃节略前奏，入诸人名于疏内，再上之。

八月，咨部院雪理冀元亨冤状。

闰八月初八日，上在南京受俘。

十二日，上自南京旋蹕。霍韬曰：“是役也，罪人已执，犹动众出师。地方已宁，乃杀民奏捷，误先朝于过举，摇国是于将危。盖忠、秦之攘功贼义，厥罪滔天，而续、纶之诡随败类，其党恶不才，亦甚矣。”

九月，自赣州还南昌。时泰州王银服古冠服，执木简，以二诗来见先生。先生异其人，降阶，延之上坐。

问：“何冠？”

曰：“有虞氏冠。”

问：“何服？”

曰：“老莱子服”。

问：“学老莱子乎？”

曰：“然。”

曰：“将止学服其服，抑学其上堂诈跌也？”

银心动，坐渐侧，及论格物致知之旨，言下豁然。

明日，易服执弟子礼。

十二月初三日，上在通州赐宸濠死。初八日，上还京。

1521年

十六年辛巳，先生五十岁。

三月十四日，上崩于豹房。

四月，世宗登极。

八月，召先生驰驿来京。二十日，发南昌，辅臣沮之，升南京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先生行至钱塘，上疏，仍乞便道省葬归越。

十二月，制封新建伯，诏至日，适龙山公诞辰，先生捧觞^{shāng}为寿。公蹙^{cù}然曰：“向宁濠之变，皆以汝为死矣，而不死。皆以事难平矣，而卒平。谗构朋兴，祸机四发，前后二年，岌乎几不免矣。”

天开日月，显忠遂良，父子滥冒封赏，穹官高爵，复相见于一室，岂非幸欤？

然盛者衰之始，福者祸之基，虽可幸，亦可惧也。”

先生洗爵而跪曰：“大人之教，儿所日夜切心者也。”

1522 年

嘉靖元年壬午，先生五十一岁。

正月初十日，疏辞封爵，不允。

二月，龙山公卒，先生哭踊几绝，戒家人斋食百日。未几，又令弟侄辈稍进干肉，曰：“诸子^{huàn}豢养习久，强其不能，是恣^{zì}其作伪也。不如稍宽之，使各求自尽可矣。”先生久哭暂辍，有吊客至，侍者云宜哭。先生曰：“哭发于心，若以客至而始哭，则以客退而不哭矣。世人饰情行诈已久，故于父母亦然。”

七月，再疏辞封爵，不报。时御史程启充、给事中毛王承宰相意，倡为异说劾先生，门人刑部主事陆澄(字原静，元静)上疏，为六辩以折之，先生闻而止之。

九月，葬龙山公于石泉山。

1523 年

二年癸未，先生五十二岁。

二月，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，阴辟先生。

门人徐珊不答而出。

门人钱德洪(字洪甫，号绪山)下第归，见先生，先生喜而接之，曰：“圣学从兹大明矣。”

德洪(字洪甫,号绪山)曰:“时事如此,此学何由得明?”

先生曰:“吾学恶得遍语天下,今会试录出,虽穷乡深谷,无不见矣。吾学既非,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。”

九月,改葬龙山公于天柱峰,郑太夫人于徐山。因石泉有水患也。

十一月,与张元冲论(仙佛)二氏之学。

元冲曰:“(仙佛)二氏作用,亦有功于吾儒者,不知亦当兼取否?”

先生曰:“

说兼取便不是了。

圣人尽性至命,何物不具,何待兼取?

(仙佛)二氏之学皆我之学,即吾尽性至命中,完养此身谓之仙,不染世累谓之佛。

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,故与(仙佛)二氏成二见耳。

辟之厅堂三间,共为一室,儒者

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,

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,

而已则自处于中间,皆举一而废百也。”

1524年

三年甲申,先生五十三岁。

正月,越郡守南大吉(南元善)见先生,自陈其临政多过。

问先生:“何无一言教我?”

先生曰:“吾已言之久矣。”

大吉(南元善)未解。

先生问曰:“吾不言,汝何以知?”

对曰:“此某之良知也。”

先生曰:“良知非我常言而何?”

大吉(南元善)笑谢而去。

越数日,再来,请曰:“某过后甚悔,虽亟思改图,然不若得人预言,不犯为佳。”

先生曰:“人言不如自悔真切。”

越数日,又来请:“身过可勉,心过奈何?”

先生曰:“

昔镜未开明,可以藏垢。

今镜明矣,一尘之落,亦难住脚,此入圣之机也。

勉之。”

八月十五日,宴门人于天泉桥。

是夜,月白如昼。

门人百余人，酒酣，各歌诗、投壶、击鼓、荡舟为乐。

先生见诸生兴剧，退而作诗云：“铿然舍瑟春风里，点也虽狂得我情。”
明日，诸生入谢。

先生曰：“
昔孔子在陈，思鲁之狂士，以学者没溺富贵，如拘如囚而莫之省，有高明脱落者，知一切俗缘皆非性体，然不加实践，以入于精微，则渐有轻灭世故，阔略伦物之病。

虽比世之庸琐者不同，其为未得于道，一也。

故孔子思归以裁之。

今诸君已见此意，正好精诣力造，以求至于道，无以一见自足，而终止于狂也。”

钱德洪(字洪甫,号绪山)、德周，魏良政、良器，读书城南，游禹穴诸胜，忘返。

钱父问二魏曰：“得无妨课业乎？”

二魏答曰：“触处皆举子业也。”

(钱父)对曰：“朱(熹)说亦须理会否？”

二魏曰：“以吾良知求晦翁(朱熹)之说，譬之打蛇得七寸，又何忧不得耶？”

钱父疑未释，进问先生。

先生曰：“

譬之治家，

学圣贤者，其产业、第宅、服食、器物，皆所自置。

欲请客，出所有以享之。

客去，其物具在，还以自享，终身用之无穷也。

学举业者，专以假贷为功。

与请客，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，莫不遍借。

客来，虽一时丰裕可观，

客去，则尽以还人，一物非所有也。

若请客不至，则时过气衰，借贷亦不备，终身奔劳，作一婁(jù)人而已。

是求无益于得，求在外也。”

明年乙酉，魏良政发解。

钱父闻之，笑曰：“打蛇得七寸矣。”

时大礼议起，霍兀厓、席元山、黄宗贤（黄绶，号久庵，石龙）、宗明（黄宗明，字诚甫）问先生，先生皆不答。

1525 年

四年乙酉，先生五十四岁。

正月，夫人诸氏卒。

四月，祔（fù）葬于徐山。

六月，先生服闋。礼部尚书席书特疏荐曰：“

生在臣前者见一人，曰杨一清；

生在臣后者见一人，曰王守仁。”

1526 年

五年丙戌，先生五十五岁。

聂豹以御史巡按福建，渡钱塘，来见先生，书谓：“思、孟、周、程，无意相遭于千载之下。”

然豹是时尚以宾客礼见也。

后六年，豹出守苏州，先生以下世四年矣。

（聂豹）语钱德洪（字洪甫，号绪山）、王畿（字汝中，号龙溪）曰：“吾学诚得先生开发，冀再见执贄，不及矣。兹以二君为证。”具香案，拜先生，称门人。

十二月庚申，正亿生。

1527 年

六年丁亥，先生五十六岁。

五月，起总督两广、江西、湖广军务，征思、田。

九月，发越。

十月，过南昌。先是，先生舟次广信。

门人徐樾（字子直，号波石）方自白鹿洞学趺坐而来，有禅定意。登舟，先生目而得之，令举似。

（先生）曰：“不是。”

已而，（徐樾）稍变前语。

（先生）曰：“不是此体，岂有方所？譬之此烛，光无不在，不可以烛上为光。”因指舟中曰：“此亦是光，此亦是光。”指舟外水面曰：“此亦是光。”

（徐）樾唯唯。

明日，至南浦，百姓迎者欢呼塞途，至不能行。父老争顶舆，递入都司。

先生命就谒者东入西出，有不舍者，出且复入，自辰至未始散，始举有司常仪。有诸生唐尧臣者，素不信先生讲学，至是惊曰：“三代以下，安得有此气象耶？”

明日，谒文庙，讲《大学》于明伦堂。诸生屏拥，多不得闻。尧臣诈为献茶者，得上堂傍听，大喜自庆。

十一月至梧州，上《谢恩遂陈肤见疏》。

1528年

七年戊子，先生五十七岁。

二月，平思、田。

七月，平八寨、断藤峡。上《经略思田及八寨断藤峡事宜》。

九月，以平思、田功，赏银五十两，纁（zhù）丝四袭。

十月，以疾，疏请告，不报。谒汉马伏波将军庙于乌蛮滩，宛然少时梦中所见也，识二诗于其壁。谒增城先庙，先生之六世祖纲，以参议死苗难者是也。

十一月班师，至大庾岭，先生疾已剧，谓布政使王大用曰：“尔知孔明之所以托姜维乎？”大用遂拥兵护卫，且为敦匠事。

二十五日，至南安，门人推官周积来见。

二十八日，泊青龙浦。

明日，召积入，开目视曰：“吾去矣。”积泣下，问何遗言。先生微哂曰：“此心光光地，更有何言？”有顷，瞑目而逝。门人赣州兵备张思聪迎入南野驿，沐浴褫（suì）敛如礼。

十二月初三日，思聪与官属设祭入棺。明日，舆榱登舟，士民远近遮道，哭声震地。至赣，士民沿途拥哭如南安。至南昌，门人巡按御史储良才、提学副使赵渊请改岁行，士民听夕哭奠。

1529年

八年己丑正月，丧发南昌。时连日逆风，舟不能行。赵渊祝于柩曰：“公岂为南昌士民留耶？越中子弟门人来候久矣。”忽变西风。六日直至弋阳。

二月庚午，丧至越。时朝中有异议，爵荫赠谥诸典皆不行。方下诏禁伪学。

詹事黄绾^{wǎn}上疏曰：“

忠臣事君，义不苟同。君子立身，道无阿比。臣昔为都事，今少保桂萼^è时为举人，臣取其大节，与之交友。及臣为南京都察院经历，见大礼不明，相与论列。从此与萼二十余年，始终无间。昨臣荐新建伯王守仁，堪以辅导圣德，萼与守仁不合，因不谓然。小人乘间构隙，然臣终不以此废萼平生也。但臣于事君之义，师友之道，则有不得不明者。夫臣之所以深知守仁，以其功与学耳。然功高而人忌，学古而人不识，此守仁之所以不容于世也。

盖守仁之大功有四：

其一，宸濠不轨，谋非一日。内臣如魏彬等，嬖幸^{bì}如钱宁、江彬等，文臣如陆完等为之内应，镇守如毕真、刘朗等之外应。故当时中外之臣，多怀观望。若非守仁忠义自许，不顾赤族之祸，身任讨贼之事，则天下安危，未可知矣。今乃皆以伍文定之功，是轻发纵而重走狗也。

其二，大帽、茶寮、浣头、桶冈诸贼寨，势连四省，兵积累岁，守仁临镇，次第底定。

其三，田州、思恩，构衅有年，事不得息，民不得安，故起守仁以往，使卢、王之徒，崩角来降，感泣受杖，遂平一方之难。

其四，自来八寨为两广腹心之疾，其间守戍官军与贼为党，莫可奈何，守仁假永顺回兵，卢、王降卒，袭而歼之，易若拉朽。凡此守仁之功，皆除大患，卒又以死勤事，而宁可泯灭之乎？

其学之大有三：

一曰‘致良知’，致知出于孔子，而良知出于孟子，何可异也？

一曰‘亲民’，即百姓不亲之亲，而凡亲贤乐利，与民同其好恶，而为絜矩之道者是也，亦非创为之说也。

一曰‘知行合一’，盖亦《大易》所谓‘知至至之，知终终之’。只一事也。

守仁发此，欲人言行相顾，勿事空言。是守仁之学，正接孔孟之学，而庸可非譬之乎？今萼以此诋守仁，遂致陛下失此良弼，使守仁不获致君尧舜，谁之过与？故臣不敢以此为萼是也。夫以守仁之学之正如此，其功之高又如此，乃赏典不及，削罚有加，废褒忠之旧恩，倡伪学之新禁，萼之所以辅明主者为何如哉？今守仁客死，妻子孱弱^{cǎn}，家童载骨，藁埋空山^{gǎo}，鬼神有知，当为恻然，况于人乎？况于圣人乎？假使守仁生于异世，陛下犹当追崇之，何至亲见其人而失之也？臣昔与守仁友二十年，一日愤寡过之不能，守仁从而觉之，忽有深省，遂师事之。是臣于守仁，实非苟然相信，如世俗师友者也。臣于君父之前，处师友之间，既有所怀，不敢不尽。昔萼为小人所谗，臣为之愤，既而得白，臣为之喜，故非臣之私也。守仁今日之抱冤，亦犹萼向日之负屈，伏愿扩一识之仁，特

敕所司，优以恤典赠谥，仍与世袭，并开学禁，以昭圣德。若此事不明，则尊与臣终不能忘。故臣敢直言如此，所以尽事陛下之忠，且以补尊之过也。”疏入，不报。

十一月，葬先生于洪溪。洪溪去越城三十里，入兰亭五里，先生所亲择也。先是，后溪入怀，与左溪会，冲啮右麓，术者心嫌之。夜有梦神人^縗袍玉带立于溪上曰：“吾欲还溪故道。”明日，雷雨大作，溪泛，忽从南岸明堂，周阔数百尺，遂定穴。时门人会哭者千余人，四方来观者，皆涕泣叹息。

1567 年

隆庆元年丁卯五月，诏赠先生为新建侯，谥“文成”。

1568 年

二年戊辰六月，先生嗣子正亿袭封新建伯。